

好读

浙山浙水遇知音

——何方形《浙江山水文学史》评析



台州市图书馆馆藏信息:普通文献借阅室 I209.955/H177

彭庭松

地域学研究早已成为显学,在热潮推动下,各种宏观的地域文学史屡见不鲜。然将地域与题材结合,为一省山水文学作史,此类著作尚不多见。台州学院何方形先生,积十余年之功,继《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唐诗审美艺术论》之后,于2020年再次推出力作《浙江山水文学史》,拓出文学融合研究的一方新天地。著作是心血和才华的凝聚,也是性情和理想的寄托。寂寞

书斋,无言山水,有知音秉笔,这“一松一竹真朋友,山花山鸟好兄弟”的境界该是何等的惬意和会心。肃然起敬之余,作为老友,我自然要一睹为快。

《浙江山水文学史》新见迭出,胜义纷披,使人不忍释卷。纵观这部36万字的大著,有三方面的特点予人印象深刻。

一是总体构思反映出宏通视野。除导论外,全书分为九章。以时间为线,以人物为点,以版图为面,笔致从容地将浙江山水文学史鲜活展开。论著并不画地为牢,而是用宏通的眼光俯瞰行走在浙江大地的历代大小不一的作家,不抹灭他们用脚和笔留下的或深或浅的印痕。因此在确定研究对象时,著者在该书导论部分是这样界定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浙江本土家世居里及占籍的作家,适当考虑一些不是浙江本土,但在浙江生活时间很长的客籍作家,也突出部分描写浙江山水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与作品,因人因事而异,将作出适当的安排与处理。”这“适当的安排和处理”也体现在全书的结构上,一方面遵循文学史的时间顺序,展示从先秦到近代浙山浙水浙文学的旖旎画卷;另一方面,又在相应时间段中专章突出“谢灵运山水诗”和“王士性山水诗文”。此二章的穿插,仿佛平静水流岸边奇峰突起,在时空的错落中展现出大气别致的美学风范。

结构的经线能一以贯之,断面的纬线也开阔明朗。各章论述展开时,先有“简说”理论统摄,接着分析代表性作家作品,必要时延伸其影响和其他未尽之论。具体而微至各范畴,既有个人述论,又有群体探讨;既有城市书写,更有乡村描摹;既有诗文大

宗的探幽,也有楹联散曲的拾趣。唯有成竹在胸的通达观照,方有此包罗万象的安排,不言而喻,这格局的背后是理论的思考。

“庄老为意,山水为色”,自古以来山水就被欣赏者赋予了深切的哲学和审美意蕴。换言之,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一不是诗情哲理的外化和映射。深以山水为知音的何方形先生,显然旨趣不会仅仅在泛泛描述里,而是志在审视和参悟上。其宏大的理论思维逻辑,从其最后“参考文献”排列上便可窥见端倪。“参考文献”分三部分罗列,即“文论与美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以及“山水文学与浙江古代文学”。先切入审美门径展开思维,规定论述向度;再宏观折射中国背景,展现论域广度;继而聚焦浙江山水文学,着力立论深度。深思而广延,博观而约取,路径简约清晰,理论的马车顺畅前行,读者情不自禁跟着去探索前方的奥妙。

二是写作旨趣彰显了现实活力。正如著作《后记》夫子自道,立论是“从地域与人文关系的角度切入”,眼光“用现代的文学观加以审视”。一代有一代的山水,一代有一代的文章,地域与人文的关系始终是在变化中寻找默契,形成符合时代眼光和口味的审美范式。《浙江山水文学史》站在时代特有的高度,宏观上把握山水轮廓和脉络,用当下的澎湃思潮激活历史的景观,读者深切感受到文化传承的力量和宇宙深沉的意识。著作自觉运用现代的学术视野和方法,深化时贤研究成果,使得研究气象呈现出活泼壮阔的态势。著者大胆借鉴西方美学、民俗学、地理学、文体学等多种理论,从不同角度来印证自己的思与悟,用当

下的话语体系来重返山水现场。

文学与旅游结合,融合诗与远方,这是如今文旅部门坚定努力的方向。与此相适应,研究也应打破门户之见,践行创新发展理念。《浙江山水文学史》融汇山水文学和旅游文学,一体并论的意图显豁。事实上,讲究天人合一的古人,就根本无意于将诗生活与游生活分开。亦诗亦游,是他们或潇洒或郁闷生活的常态。梁代昭明太子所编《文选》,以及唐代欧阳询等人所编《艺文类聚》,不约而同都将山水诗划归“游览”一类,便是明证。《浙江山水文学史》开宗明义,在导论部分就将旅游资源与旅游文学作了详细介绍。在第三章中又对时下热点唐诗之路作了呼应,专节概述浙江唐诗之路,重点对浙东唐诗之路形成原因、成就与影响作了深入分析,这对于诗路开发都具有很强的现实参考作用。

三是笔端行文洋溢着爱乡情怀。“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何方形先生为台州临海人,长期从事台州以及浙江文化研究,有《戴复古诗词研究》等著作面世。研究越深入,对家乡便爱得越深沉。以浙人写浙山浙水,加之对家乡之爱与日俱增,因此笔下无处不是“诗情满浙江”的自豪赞叹。“浙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何方形先生对这份情趣钟爱难舍。观其论述,令人长想《原诗》中所言:“议论带情韵以行”,先生真不辜负山水也。古人云:“山水之奇,不能自发,而灵运发之”,因爱才有“发”,谢灵运发而为诗,何方形则发而为论,古今虽异代,山水共知音。因为家乡的山水,邂逅了前后不一的古人,何方形陶醉于“山川赖尔亦增辉”欣喜中,这感受凝练于文字,自然丰盈鲜

活,情满纸。

选择临海人王士性专章论述,固然出于公义,然也是爱乡情怀使然。在明代,王士性庶几与徐霞客齐名,但到后来,天下皆知有徐霞客而不知有王士性。何方形先生对此深以为憾,在多个场合呼吁加强对这位乡贤前辈的研究,近年来他也专注于此,发表了好几篇相关的有分量的论文,《王士性研究》也已完成35万字的书稿。《浙江山水文学史》中,对王士性“游道”思想的阐释,山水散文的细致剖析,山水诗中的理性精神的发掘,临海王氏家族群体创作的考索,皆有独到见解。这正是爱乡情怀所激发出来的学术优势,面对这“独断之学”,其他学者只能是“徒有羨鱼情”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何方形先生与王士性一样,性分所适,酷爱旅游,目前已是资深驴友。每得暇日,不管风吹雨打,定要登山临水,舒啸成诗。《庄子·知北游》中所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样的描述,正是他亲山乐水状态的最好描绘。“莺花旧识非生客,山水曾游是故人”,这份亲切相信踏遍了整个台州乃至浙江山山水水的何方形先生最能体会。有了这番身体力行,才有《浙江山水文学史》那别样精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著作与其说是用笔写出来的,毋宁说是用脚走出来的。

2019年10月,浙江省政府发布《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全面开启诗路文化带建设,《浙江山水文学史》的出版适逢其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著作的价值愈发彰显。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诗画浙江,我们需要更多像《浙江山水文学史》那样的紧密联系现实的学术著作。

寒门出壮士

——读吴官正的散文随笔集《闲来笔潭》



台州市图书馆馆藏信息:普通文献借阅室 K928.74/Z916

张广星

近日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吴官正退休以后写的散文随笔集《闲来笔潭》,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吴官正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记得去年上半年,我曾经在微信朋友圈和一些群中,看到过一篇吴官正的文章,题目是《难忘那夜的秋雨》。文章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因为好多人也有过贫寒、屈辱的经历。

文章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丑小鸭”故事。由于没钱置备新衣新裤,吴官正曾长期穿着破旧,加上他黑不溜秋的肤色和貌不惊人,他总被人们当成进城的农民,到处碰壁。有一次,他去县医院探望生病住院的妻子,无论他怎么解释,门卫就是不让他进门。而当时的吴官正,已经是武汉市市长。对于相关单位冷漠、粗暴的工作作风,吴官正在平时工作中,也接到过很多包括外地来武汉人员的来信来访投诉,

他还曾特意“微服私访”过,此次的亲身经历,让他下决心扭转这种冷漠、粗暴的作风。他认为,如果不改变当地这种冷傲的风气,武汉就不可能成为一座开放友好的城市,也不会有很好的明天。

《难忘那夜的秋雨》这篇文章,就被收入《闲来笔潭》这本书,排在第一辑第二篇。第一篇长文《童年记忆与求学之路》,写的是作者少年时经历的家庭清贫之苦和艰难求学路。吴官正家里的穷,那是彻底的穷,令人绝望的穷,但他有平凡而又伟大的父母。面对儿子因贫困辍学哀哀啼哭,父亲心中不忍了,他上前弱弱地问了儿子一句话:“你这样读下去,将来能不能做一个小学老师?”小吴官正擦着眼泪说:“如果你们能让我继续读,我就一定能。”儿子坚决的态度,给了这对穷苦夫妻以信心和希望。从此,他们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哪怕忍受再严重的贫苦,也要让儿子上学。

小吴官正也非常有志气。从小小学时代

开始,他就门门功课优秀,是班里的拔尖生。上了初中,他不但经常考满分,还提前预习了初中高年级的课程,到了初三,他已经预习完高中一二年级的课程。高考时,他恰好感冒发高烧,打了退烧针后抱病参加考试,依然考出高分。填写高考志愿时,为保守起见,他想填个普通一些的学校。班主任老师则建议:“我们相信你,清华大学一定会录取你。”他听从了老师的话,果然被清华大学录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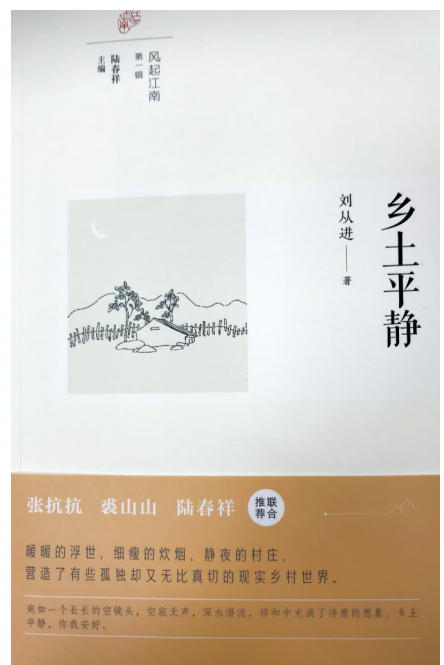
《闲来笔潭》中这些回忆的文章,虽然充满苦难,但底色是坚韧,是奋斗,是不屈,是自强。可以说这些都是很励志的文章,吴官正就是逆袭成功的典型。当然书中还有不少关于他为官路上有所作为的文章,这些文章跟他写少年时代的文字有一种逻辑上的紧密关联。贫苦固然使人煎熬,但它又磨炼人的意志和品格,吴官正所以后来仕途这么顺,跟他勤政廉洁的品质很有关系。无论在什么官位上,他始终保持平民情怀,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

经常为社会不公怒发冲冠,对残民自肥的行为深恶痛绝,非得除之而后快。所以,让他担任中纪委书记可谓得人。更难得的是,他见不得别人的贫苦。他平时出访,或者通过信访的渠道,知道有人的生活进入绝境,都会施以援手,而且会一直追问关心下去。

《闲来笔潭》是一本很好读的书,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或叙事的框架,但作者很懂得讲故事的艺术。每一篇文章所讲的故事,都是吴官正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真情、朴实,是这些文字最基本的特质。官员的回忆录容易为自己摆功,但吴官正却写了自己的一些缺点和遗憾。比如他写自己脾气不好,《两次发火》。他还写了《面条》,他热爱面条,他为官各地,吃到了各地别有风味的面条。即使是在江西省长和山东省委书记的高位上,有时他也偷偷溜出去在街头吃碗面条。至于下基层调研,吃饭时他可以啥也不要,只要一碗面就够了。

回望那片故土

——读刘从进散文集《乡土平静》



张抗抗 袁山山 陆春祥 推荐序

陈伟华

中国的文人墨客对于乡土总是一往情深,三门作家刘从进也一样。他对乡村文学的热爱,使他在台州文坛备受瞩目。

近日,刘从进的新书《乡土平静》由文汇出版社出版。此书为省散文学会组织出版的“风起江南”系列丛书第一辑里的一本。

这是刘从进继《独自的乡村》《风在兹土》之后出版的第三本散文集。书中共收入他的50多篇(组)文章,大多写于2016年至2019年间,以乡村的风土人情和奇事物语为主,文中人物有群像,有个体。文章大多从当前的社会现实和作者自己的生活实际入手,展现充满乡土气息的家园风貌,抒发文化寻根情怀。

《乡土平静》分为四个章节,分别为“浮世·暖”“岁月·静”“夜光·瘦”和“远山·空”。暖暖的浮世,细瘦的炊烟,静夜的村庄……刘从进擅长观察和记录生活中触动

人心的故事,善于以敏锐而细腻的眼光,捕捉生动的细节,并用朴实而鲜活的语言,表现人性的美好和人情的温暖。

在路边,他在麦田里坐着,路廊里用餐,溪水里洗澡;在山里,他看到一条小路又唱又跳,看一颗柿子慢慢变红,看一片枫叶静静飘落;在村里,他与老人们一起晒太阳、烤火,在老妇人吃饭,领受她们的善良,倾听那些伤感或温暖的故事……

刘从进出生于三门一个海边山村,是一个纯粹的“村里人”。然而他总觉得自己属于乡村,又不属于乡村,这可以从这本书的一些文字里看出。年少时的他,敏感多思,常常站在老屋后面的山坡上抬头望天,异想天开。那时候,他觉得科学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要是有一天,地球毁灭了,人类要移居外太空,那只能靠科学家,若能像爱因斯坦一样伟大,肯定要登上飞往太空的飞船……一个乡村少年在替全人类担忧,想的都是些宏大的,不着边际的,

与山村生活毫无关系的事。而命运的轨迹,偏偏让他离不开乡村。1984年他考上初中中专,读的是农校,毕业后,他有23年的时间在基层从事“三农”工作,对乡村的感情,像中了蛊似的无法治愈。后来到文联工作,他对乡村的感情有增无减,差不多所有的闲暇,都呆在村里。别人去最好的景点旅游,他却去最远的山村,还常在夜间游走山村。而这些人生经历,现在都被他写进这本书。

细细品读这本散文集,你会发现,刘从进笔下的一座村庄、一个农人、一只小虫,都有着让人琢磨和深思的魔力。

书中,不乏精品佳作。比如首篇《负日》和第二篇《烤火》,作者描写了乡村大地上最富有诗意的两件事,那就是晴晒太阳和雨烤火的场景。“江南一带称太阳为‘日头佛’,人们常说‘日头佛上山了’‘晒日头佛去’‘日头佛下山了’……冬闲的大地上,一溜儿全是晒太阳的人。老人们负日而坐,身子一软,往事与苦难脱壳而去。”这

是出现在他《负日》这篇文章里的一段话。“烤火,是乡村的传统。冬日里晴天晒太阳,阴雨天烤火。对着一堆火,把辛苦一年后变形的身体和拉长的辛苦靠上去,摊开,烘干。”这是《烤火》里的一句话。再如《道署》一文,写了一个小道士,在一个深山道观里物我两忘的修行;《黄土屋边》《村野动物志》《逮鸡过年》等文章,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山村里,人与动物之间略带辛酸的故事;《黑色的村庄》写了村民离去后,村庄变得冷清寥落;《段子的黄昏》写了一个坚守山村的农人的身影;《人狗共守的村庄》写的是即将“消失”的山村里老人与狗相依为命的生活;《远山空镜头》则选取一些细微的点,写了人类离去后,山村的荒凉和自在。

读《乡土平静》里的作品,会让人体味到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刘从进将自己对故土的无限热爱融入文字中,为读者描绘出一幅迷人的江南乡土画卷,给人耳目一新的独特感觉。